那年月,实难忘……

鲍世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2月24日杭州沦陷。日军侵占杭城后,没有渡过钱塘江向浙东地区入侵,隔江相持两年之久,我的故乡绍兴暂时处于安定状态。

1940年1月,日军偷渡钱塘江,侵占萧山,绍兴城内形势危急,人心惶惶。但是,日军并没有向南进犯,绍兴出现相对平静的局面,我就读的稽山中学初三班恢复上课。那时候,学校实行军事化管制,学生剃平头、穿制服、做操练,城里的老百姓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1941年4月16日夜晚,风声骤紧,日本人要来的传言四起,我们一家人乱成一团,收拾东西准备逃难。17日凌晨,响起密集的枪声,敌机在城区上空盘旋,我们急忙跑上后楼,推窗向卧龙山方向望去,只见山顶上为纪念秋瑾烈士建造的风雨亭上挂起了一面日本的太阳旗,我浑身颤抖,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原来日军由汉奸带路,从三江、南塘头、大滩登陆,夜晚潜入城区,绍兴的一些官员还蒙在鼓里,一部分守城部队老百姓,包括我们学校寄宿的部分同学,大清早想冲出南门去,遭到日军迎头射击,不少军民壮烈牺牲。

1941年4月17日这一天,大禹的陵园、鲁迅故居、优美的稽山鉴水,一座悠久的历史文化古城,就这样悲伤地陷落。

我们一家人惊魂未定,一夜无眠,想到一家老少留在家中极不安全,打听到附近教堂里的外国人办了难民救济会,我们全家一起转移了过去。一夜之间,从大户人家变成落魄难民,睡的是稻草地铺,吃的是稀饭和盐水大豆。

这时候,城内的日军到处搜索抓人,又有无辜平民被枪杀。我们一家人觉得留在难民所里总不是上策,经过一番商定,有人做向导,绕道到大城湾,避开王家山的敌哨,一家人分乘小船,逃到离城七十里外的港口葑亲戚家暂住。

水乡港口葑近海,离城较远,日军没来侵扰。可是日子一长,这种避难生活心里总不安宁,尤其是我和弟弟当时还念高中,一旦辍学,就会荒废学业,逃难总不是个好办法。不久,我父亲打听到有亲戚避难在附近水乡,并准备走海路到上海投亲,父亲决定让我和弟弟跟亲戚到上海去上学。

走海路坐的是木帆船。船工们一再向我们提醒要遵守船上的规矩,比如筷子不能搁在饭碗上,两腿不能悬空晃动等等。因为"搁"、"晃"都是船上忌讳的。海运航程两天两夜之后,到金山卫,当晚没法登陆,据说长途汽车要到明天早上才开往上海,木帆船在潮退后的海滩上度过最后一晚。

我们睡到半夜,忽然刮起大风,本来搁浅的帆船因为涨潮而晃动起来,大家都被惊醒,只听得风越刮越大,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好多人开始呕吐。忽然一声巨响,大风把桅杆折断,帆船前头的锚绳也被弄断,幸亏船后的锚绳没有断,帆船才没有被风浪卷走。折腾了一整夜,到了天亮,风停,潮退,我们的帆船仍然搁浅在沙滩上,但是,所有人都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脸色灰黄,眼圈发黑,筋疲力尽,摇摇晃晃地上了岸,从金山卫搭车去奉贤。在进入市区前,岗哨上的日军强行给我们注射防疫针,天哪,我们已经全身不舒服,一针打下去,当晚大家都发高烧,我们就这样狼狈不堪、浑身疼痛地来到了"孤岛"上海。

金山卫,这个我一辈子都难忘的地方。

1937年8月13日,暴发淞沪战役,由于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损失惨重,难以从正面突破防线占领上海。为了从侧翼威胁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日军选择了防守薄弱的金山卫偷袭登陆,最终得逞侵占上海。

1937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侵华日军以十多万之众,在金山卫沿海地区登陆,我沿海守军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状况下,殊死抵抗,奋勇杀敌,终因寡不敌众,仅40多人突围,其余全部壮烈殉国。日军登陆后,对城内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路烧杀,屠城三天,仅金山卫镇地区就有一千多居民被屠杀,烧毁房屋三千多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月初三惨案"。

记得2009年,我曾到金山卫参观,旧地重访,我看到大量展示当年日军屠城的累累罪行:"十月初三惨案"记事碑墙、侵华日军暴行主题陈列室、被害乡民纪念墙等,这些当地人民捐资建立的碑墙,触目惊心,让我百感交集:历史决意牢记,前事警示后人,缅怀先烈英魂,开创美好未来。

1942年,我考入位于海格路(今华山路)上的复旦中学高一班。我以为可以安心读书,可是侵华日军的暴行仍在发生。我们上学路上,经过日军岗哨,如果不脱帽鞠躬,就会挨打。学生的书包被搜查,发现书本里的中国地图被撕得粉碎。学校里开设日语课,强迫我们学习。一些电影院被强行放映日本电影,日本侵略者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深深的压抑。

三年高中生活过去了,我在进入设在赫德路(今常德路)上的复旦大学的第二年,传来了普天同庆、扬眉吐气的抗战胜利的喜讯。接着远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与上海复旦大学会合,在江湾校址正式复课。复旦校园里洋溢着清新朝气,同学们开展一系列课外活动,新闻系主编的《新闻窗》相当出色,《复旦人》《文澜导报》等油印刊物很受欢迎,缪司社举办的歌咏、舞蹈、美术、诗歌等活动在校园里蓬勃兴起。读进步书刊,谈国家大事,唱革命歌曲,看文学名著的学风不断涌现。

一天晚上,复旦大礼堂里座无虚席,由新闻系同学司徒汉指挥、旦声合唱团倾情演唱的《黄河大合唱》隆重登场。司徒汉精神饱满、气势磅礴,以充沛的激情和感染力,使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情绪激昂,在场观看的周谷城、章靳以、周予同、蔡尚思、卢于道等教授,人人动容,大加赞赏,也给同学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消息传到校外,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的同学们邀请旦声合唱团前往演唱。记得当年,我和旦声合唱团的同学们一起高歌,每当唱到"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时,我们和指挥司徒汉都会情不自禁饱含热泪,歌声里有对日寇的仇恨,对人民的热爱,对和平的珍视,对祖国未来的希望。

那年月,实难忘……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国画) 盛元富

银杏韵

葛译友

不知从何时起,故乡的土地上突然就冒出了许许多多的银杏树,成片成片的,仿佛就是一夜间。不甚起眼的银杏树,起初并不入人们的"法眼",甚至受很多人"诟病"。二十多年光景,银杏就成了家乡的"宝贝",充斥阡陌庭院,犄角旮旯都能见着它金贵的身形,故乡成了银杏的海洋。

小时候,听父母亲说村子里有句谚语,"桃三杏四梨五年,无儿不栽白果园。爷爷栽,儿子玩,孙子手上才能使钱。"意为,桃树三年结果,杏树四年结果,梨树五年结果。据有关资料显示,银杏出现在几亿年前,和它同纲的所有其他植物都已灭绝,所以银杏又有活化石的美称。银杏树的果实俗称白果,因此银杏又名白果树。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却极长,从栽种到结银杏果要二十多年,四十年后才能大量结果,因此又有人把它称作"公孙树",有"公种而孙得食"的含义,是树中的老寿星,具有观赏、经济、药用价值。故而,农村很少有人栽银杏树,儿时村里的银杏树虽然没有几棵,却是又高又大,挂满果枝。每至秋天,树叶金黄,撒满地面,甚是迷人,成为一道风景。踩着蓬松的落叶,伴着刷刷的声音,那是一种超然。故乡的银杏树虽然不多,但记忆深刻而美丽。

如今,这银杏在老家农村只要有空地的地方几乎都能见到它,有的连种菜的篱笆也用银杏树替代。栽种银杏树用上了科学手段,培育快、嫁接结果也十分快,再不用眼巴巴盼着它结果。

每回回故里探亲都要到银杏园走走,这银杏园根本望不到边际,看不穿也望不透,十几米高的银杏树只能从树干底部、树叶下往前稍看一些距离。置身银杏的海洋,被埋在这绿碧绿碧的海洋里,被这巨大的绿色世界包裹着,人就显得非常小。满眼温润翠绿的叶子,中间留出的小路像专门设计好的绿色长廊。这相互交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银杏海,让我想到森林覆盖率,想到中国的植被保护和森林覆盖率的世界排名来。是啊,倘若国人都有这样的劲道和兴致去种树,有这番植被意识,该是怎样一番景象。天蓝、地绿、水净绝不是梦!有了这种意识和重视程度,用不了多久空气质量就会大提高,雾霾就会渐行渐远。

在这酷热难耐的三伏天,置身银杏海中,必有几许清凉给你,翠绿、碧纯,即便摇曳发声亦是矜持的身形,声响不大,却是节奏密集的耐听的那种,令人身心俱怡。

聆听太和

许桂林

太和县位于安徽的西北部、黄淮平原的南部。古为豫州之域,战国属魏,春秋属宋,今属阜阳。几千年来,烽火战乱,天灾人祸,既造就了这一片土地的贫瘠,也从历史的源头孕育了一朵厚重的艺术奇葩。这就是太和清音。

太和友人最自豪的是,他们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书画之乡、中国最大的医药集散中心。但是,我认为,到太和来,还要善于聆听,聆听太和的历史,聆听从元末明初就开始流传的太和清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不知道太和清音,实际上就等于不知道太和。

我当年从上海到阜阳地区插队时常去太和,那时候,太和县文化馆就有几个唱太和清音的老艺人,我就是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婉转柔和的太和清音;也由此让我知道了太和清音的历史悠久。

据《清音筝谱》记载:元末明末,颍州泉河南岸有一个叫玄坛的法师。玄坛法师性喜弦歌,尤以琴筝为长,终日研习,寒暑不辍,终于吟唱出一种旋律作为曲歌,日与众徒弹唱自娱。因其曲调清雅悠扬,故名"清音"。县志上记载,上世纪50年代末,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在阜阳视察工作时,听到此曲后曾高兴地评价说:"此曲应从天上来。"

清音是我国稀有剧种之一,全国仅太和独存。它曲调委婉、缠绵、清雅、悠扬。演唱起来拖腔优美,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那时,老百姓常自发性组织"清音演唱会",演唱多在客厅或庭院中。演唱者围桌而坐,各执乐器,各任一角,边弹边唱,自娱自乐。从那些悠悠扬扬的吟唱中,我常常会感受到莫名的肃穆和柔和,大有飘飘然羽化成仙的感觉。

而事实上,太和清音就是有着1500年历史的古老的中华宗教音乐。闻名于世的唐代法曲《霓裳羽衣曲》,正是道教的音乐代表作。2012年,《太和清音》首届中国道教文化音乐展演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其中上海道教音乐团演奏的道乐音色庄严典雅、高亢明亮,特别是吟唱部分,全部用真音,曲折绵长,韵腔悠远。宏大的祈福场面令人印象深刻。

清音在太和县的发展从1954年开始,县文化馆成立了清音业余剧团,率先把清音弹唱改为戏曲上演。1958年,太和清音传统曲目《追舟》参加安徽省首届曲艺汇演并获奖,同年8月,成立了全国唯一的太和县清音戏剧团,曾多次参加省、市文艺汇演并获奖。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清音戏选场、选段播放。70年代,太和县文化馆经常开展业余清音演唱活动。当年太和县的上海知青,凡是清音剧团的演出,他们几乎场场必听,并和清音演员张洪奎、谢树英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从"文化大革命"后至今,太和清音几乎让人很少耳闻。尽管太和清音于2006年被批准为"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太和清音后继无人已成为明显的现实。今天到太和去,感觉到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已经全然把太和清音忘却了。

皖西北虽然贫穷,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太和的西边蒙城县和涡阳县,分别出了庄子和老子,它的邻居亳州出了曹操和华佗,清音创始在太和的黄土地里,实在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古人有诗这样描绘太和清音:"琵琶毕竟胜瑶琴,一曲转关妙入神。确是风流高歌调,邻人听后欲销魂。"确实的,我曾经欣赏过张峰的筝独奏:"忆故人",那曲调深沉、浊重,多少天后还久久不绝于耳,真的是非同凡响。

溶

周伟民

我很赞赏"溶"字,三点水,一个容纳的容,溶的过程,就是一个水容纳水溶性物质的过程,盐,糖,放进水里,慢慢地溶化,看似还是无色透明的水,但已经变成了盐水和糖水。红黄蓝绿的染料溶化进水里,慢慢地,纯净的水,就带上了晶莹绚丽的色彩,容,从容的容,溶化的过程,又是一个从容的过程,水溶性物质的分子缓缓地和水分子交融在一起,盐,糖,染料,固态的结晶消失了,而水,具有了新的味道,新的色彩,新的面目。就像我们的生命,父母的生命,慢慢地溶解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使我们茁壮地成长,而父母的生命则渐渐地老去,那么淡定!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中还溶解着师长的教诲,朋友的关怀,爱人的温情……因为我们的生命中溶解着太多的爱和温情,我们的生命才变得粘稠、浓烈和厚重!而我们又将生命溶化在我们后代的生命里,溶化在岁月里。岁月,也就更凝重!

美国盲校的毕业生

钱岳旻

朋友送我一本他的译作——《美国佬是骗子》(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译者原系北京知青,大学毕业当了翻译,在一次公务中遇车祸,不幸双目失明。凭着坚强与执着,他求学于美国盲校,并且把盲文教材中的英国现代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他要把那些瑰丽的文学送给朋友们分享。

捧读着这本译作,想象着朋友跨越太平洋,飞翔于美利坚"海德里"学校的八年苦读;四年的孜孜翻译以及编辑、校对、审核时的万般艰难;年复一年地在盲文与明文间折转,在汉语与英语间周旋……那是何等千辛万苦的穿梭,何等上天入地的求索!鏖战于灼灼夏夜,骋驰于凛凛冬日,让万千个呆板的字母一个个变得神采飞扬……

一部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作品!读这部译作,是带着双重敬意的:对朋友的不屈意志和斐然才学的敬意;对二十世纪伟大作家的敬意!

面对久违了的外国文学,尤其是百年之隔的英国现代主义文学,那些晦涩迷离的象征手法、印象派、意识流……它们之于我,就犹如走进了英伦三岛雨季的迷雾,隔着重重雾障。我愿重回课堂,感受快乐的读书时光——为了朋友的成功和馈赠,也为了读懂好书。

当今社会,人们对于纯文学的关注与阅读已经日渐式微,评论界也基本漠然。于是用一千元押金换回一张上海图书馆的"参考外借证",一头扎进图书馆,传记、自传性小说、散文、笔记、书信、日记等等,我眼前的迷雾方渐渐地被拨开了一点,又拨开了一点……

美国人写的《乔伊斯传》,厚如两块大砖头似的上、下集两部,九十八万四千多字,与乔伊斯一百万字的《尤利西斯》,字数几近相等。这部传记,我足足啃了一个多月。

一本本、一部部,如甘泉,似琼浆,源源不断地滋润着我那干瘪的脑髓,我尽情地在书海中遨游,品赏着顶级文学大师们相异于十九世纪的文学创新艺术;品读着一个个震撼的故事。读书更读人,作品即作家的人品。康拉德俯仰世界洞察人心的那道深邃忧郁的眼神;高尔斯华绥超越华丽世家的清醒与前瞻;劳伦斯为人生与文学历经死去活来的苦痛;乔伊斯不朽的才华、颠沛的命运与执着的坚守;埃里克·奈特的幽默、智慧与远见;弗吉尼亚一生多半游走在疯癫间,唯有文学使她清醒;曼斯菲尔德为她心爱的文学滴尽了最后一滴血……

徜徉在翰墨纸香间,感佩朋友的才智与毅力;分享伟大作家的人生悲喜;感应命运分分秒秒的律动。这是一次文学的朝圣,这是一次生命的叩问,这是一场灵魂的洗礼。

十日谈 我的阅读生活

走进中华书局总公司的大门之后……明请看本栏。